

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 (十一)

北京图书馆 金石组

(六)《孙夫人碑》。镌于西晋泰始八年(公元273年)十二月十五日。清乾隆五十八年(公元1793年)江柅香始访得于山东新泰县新甫山中,拓以传世,后移置新泰县学。隶书,二十行,行三十七字。额隶书,题“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”。拓片长175、阔91厘米。

此碑于江氏访拓前未见著录。初拓本第十行“众”字,十二行“妇”字,二十行“仍”字等均未损泐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裱本系乾隆五十九年江柅香拓赠黄易(小松)之初拓本。后为川沙沈树镛、新会梁启超递藏。有乾隆六十年黄易及民国十四年梁启超题跋两款。钤“小松所得金石”“黄易之印”“双涛阁”“灵寿华馆鉴藏印记”“沈树镛印”“梁启超”“启超”“超”“梁”“启超私印”“任公”“饮冰室藏金石图书”“饮冰室藏”“饮冰室”“启超无极”“宝翰室珍藏印”,“河间庞芝阁考藏印记”等章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整幅拓本系清嘉庆拓本。曾为顾广圻、瞿镛、丁福保等旧藏。钤“顾氏所收石墨”“瞿氏鉴藏金石记”印章,并有顾氏朱笔题签。

是碑虽有漫漶,但因晋时碑刻极少,妇人墓铭尤为罕见,故宜倍加珍重。

(七)《吕望表》。镌于西晋太康十年(公元289年)三月

十九日。石在河南汲县。隶书，二十行，行三十字。额题“齐太公吕望表”，亦系隶书。拓片长107、阔74厘米。阴约二十一行，书汲县功曹主簿议曹掾门下等。因剥泐殊甚，人多不拓，因而罕见，金石家著录者亦鲜。孙星衍称碑尚有侧，但未曾见。

此碑系太公望之后裔为怀念其始祖而建。其隶书方整。备受世人所重。清代冯云鹏等赞其书法为晋书之冠。

是碑明拓已中断，但较以后拓本多三字，（第二行“冢”、第三行“服”、第九行“者”）。清嘉庆四年刻跋本，不仅此三字已泐，又多损二十字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整幅拓本系“冢”、“服”，“者”三字未损之明拓。此本拓工尤精，曾为顾广圻、瞿镛、丁福保所递藏。钤有“顾氏所收石墨”“顾千里印”“铁琴铜剑楼”等章。

北京图书馆藏较佳之另一整幅拓本为乾隆拓。此本无嘉庆四年刻跋，为高要何昆玉、新会梁启超旧藏。有梁题签及题跋（民国六年）。并钤“何伯瑜”“历亭寓公”“饮冰室”“饮冰室藏”“新会梁启超印”“梁启超”“饮冰室藏金石图书”等印章。

此外，缪荃孙旧藏之整幅拓片，虽传拓年代晚于上述两种，系嘉庆、道光时所拓。但该本有罕见之碑阴，椎拓亦较精细，并有缪氏题跋两款及“盱眙吴同远公望父审定印记”钤印一方，也较为珍贵。

（八）《爨宝子碑》。刻于东晋大亨四年，即义熙元年（公元405年）四月。该碑清乾隆四十三年（公元1778年）出土于云南曲靖县城南七十里之杨旗田，咸丰初年重修县志搜集金石遗文时移置武侯祠内。今存曲靖县第一中学碑亭内。碑文正书十三行，行三十字。后列属吏姓氏十三行，行四字。额题“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碑”十五字，亦系正书。拓片长163、阔58厘米。

清咸丰二年七月（即移置碑石同时），邓尔恒于立碑年月后又刻跋一款。

此碑载爨宝子的生平事迹。其书体在隶楷之间，故历代金石家又多作隶书。其书法结构天然古秀，在古拙中又见凝重，可称由隶书向楷书过渡之典型。因两晋有禁立碑石之制，刻石绝少，故甚为世人所重。此碑与《爨龙颜碑》又合称“二爨碑”。

是碑未见出土初拓本。最早拓本为移置前邓尔恒所拓之无跋本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裱本系无邓跋之旧拓。有仲铭（曹鸿勋，山东潍县人，光绪二年状元）及陶北溟题签，和新安吴义培（光绪五年、十九年仲秋）、畿东史恩培（光绪二十二年）等题跋。此本曾为陶北溟旧藏。钤“莱州府印”“陶光”“陶北溟”“玩物丧志”“翔鸾阁”“陶第一”“陶氏金石”“翔鸾阁精鉴鉢”“北溟珍爱”“吴”“义培”“臣恩培”“惺史嗜古”“癸酉投贡戊子乙丑联捷进士”等印章。

北京图书馆藏较早之整幅拓本系有邓跋之早拓本。

（九）《爨龙颜碑》。镌于南朝宋大明二年（公元458年）九月。石在云南陆凉东南二十里贞元堡。爨道庆正书。碑文二十四行，行四十五字。碑阴职官题名三列，列十五至十七行不等。碑额，中央正书题“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”六行，行四字，字大小同碑文。上部雕刻青龙白虎等兽纹，下部中有穿，左右刻日月，日中刻三足鸟，月中刻蟾蜍。碑通长338、阔146厘米。

因碑在边陲，故拓本罕见。至道光初年阮元访得传拓后始著显于世。道光七年阮氏又建亭护之，并刻跋语颂赞其文体书法，称其为云南第一古石。道光十二年又增知州邱均恩一跋。故拓本有无跋、有跋、单跋、双跋之别者，此之谓矣。

《校碑随笔》云：无阮跋本，十二行“卓尔不群”之“不”字撇笔仅损中间，近拓则损及下端。又“群”字第二笔近拓亦少损。第二十一行“次弟骐崇”之“骐”字，初拓“马”部钩笔可

见，近拓则与泐处并连矣。

碑文载爨龙颜镇压当地少数民族起义之事。对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。碑阴爨道文等职官题名。其字体在楷书中还遗留隶书笔意，可见当时书法风格之一斑。此碑与东晋《爨宝子碑》并称为“二爨”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裱本系无阮跋之初拓。有吴云题签及其所录之阮元、邱均恩二跋，以及石琢堂（道光十四年）、刘铁云（光绪三十一年端阳）、陈景陶（乙酉年）等人题记和陈景陶眉批。此本曾为石琢堂、吴平斋、刘铁云、任杰、陈景陶等递藏。钤“觉盦任杰考藏金石书画”“次孺所藏”“陈景陶印”“懋斋秘玩”“吴江翁乐藏碑版记”“彝斋金石”“愉庭吴云审定”“翁”“翁仲子”“彝斋心赏”“次孺审定”“次孺”“久溪”“西湖康公”“山林子”“石子”“老铁”等印章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整幅拓本，亦系无阮跋之初拓。曾为顾广圻、瞿镛、丁福保等递藏。钤“顾氏所收石墨”“顾千里印”“铁琴铜剑楼”等章。

（十）《萧愴碑》，世称《始兴忠武王萧愴碑》。此碑镌于梁普通三年（公元522年）十一月。石在江苏江宁（旧治上元）。徐勉撰文，贝义渊正书，房贤明刻石。碑阳三十六行，行八十六字。碑阴莫友芝谓本无字，方若称“今拓有数字可见”，王昶则误将萧秀西碑阴作愴碑阴。额正书，十七字。拓片长300、阔132厘米。

魏晋禁立碑，南朝沿之，故传世碑刻绝少。梁始兴忠武王萧愴以皇室懿亲盖在禁外。碑之庞大亦属罕见。隋以前碑版有书人名氏者，北朝以郑道昭称首，南朝则为此碑之贝义渊也。

此碑书法，上承右军，下启欧阳，俊利中有潇洒飘逸之气，为南派之代表，久为世所推重。《广艺舟双楫》云：“贝义渊书，始兴王碑，则长枪大戟，实启率更，其碑千余字，完好者三

分之二，尤为异宝。”

此碑清康熙年间朱彝尊即有著录。据马子云先生云：“现时所见之最早（拓本）为翁方纲送黄小松本，有黄氏题签。”“后钤‘小松所得金石’印二方。又一本为道光辛卯（公元1831年）吴国隽拓赠刘燕庭本，其上有吴氏三印，刘氏四印。又一本为王锡荣藏本。以上三本末行‘贝义渊’之‘渊’字均未损。”

咸丰年间拓本末行“渊”字有钩笔可辨，同治以后则钩笔外小石花脱落，下作齐形矣。

同治戊辰秋（公元1868年）莫友芝监拓之拓本“渊”字只存上半。其上有莫氏印。

北京图书馆最佳裱本，系咸丰年间拓，“渊”字只损钩笔。有牛光澂题签和梁启超题跋（民国十四年）。此本为沽上牛光澂（金波）、新会梁启超等旧藏。钤“牛光澂印”“金波”“沽上牛金波所藏金石文字”“宝汉斋”“金波金石”“牛氏金石”“金波鉴藏金石书画印”“沽上牛氏考藏金石印”“溆上”“启超”“任公”“启超无极”“梁启超”“饮冰室藏金石图书”“新会梁氏”“启超私印”“梁”“帖祖楼”等印章。

北京图书馆藏整幅拓本系同治戊辰（七年）莫友芝监拓本。钤“同治戊辰秋莫友芝监拓”章。

（十一）《张产碑》。镌于前秦建元四年（公元368年）十月一日。石原在陕西宜君。清乾隆初佚，民国九年雷召卿复访得于白水县史官村仓颉庙内。《九钟精舍金石跋》亦谓此碑不在宜君而在白水。碑阳隶书，十七行，行三十一字。额隶书题“立界石山祠”。碑阴及两侧均刻部将姓名，阴额，上作一行十五字，下为十八行。下截残损。拓片长106、阔71厘米。惜传世拓本多缺拓。

十六国碑刻传世甚少，杨震方先生赞此碑“书体奇态横生，不可名状，极使转之妙，尽笔意之变化”。可谓十六国之至宝。

此碑明拓甚稀。明本之第三行“讳产”之“讳”字右半、“产”字上半未损。四行“聲特”之“聲”字“耳”部中笔划完好。五行“德”字中间之“四”部未损。民国九年重见初拓本“产”字上半、“德”字“四”部均未损。再晚拓本则损矣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整幅拓本系明拓。亦缺拓阴及侧。有顺德苏若瑚题签（光绪元年）及跋，以及贵筑姚华题记（民国四年）。此本为南海吴荣光、贵筑姚华旧藏。钤有“吴荣光印”“筠清馆所藏金石文字”“若瑚之印”“父器”“十六国至宝”“若瑚”“芒父”“乙丑”“姚华”等印章。

北京图书馆藏另一整幅拓本系清前期拓。额、阴、侧均缺拓。此本曾为顾广圻、瞿镛、丁福保递藏。钤“顾氏所收石墨”“顾千里印”“铁琴铜剑楼”等章。

（十二）《嵩高灵庙碑》。镌于北魏太延年间（公元435—440年）。石在河南登封嵩山。正书。碑阳二十三行，行五十字。碑阴题名七列，列九至二十九行不等。额阳文篆书，题“中岳嵩高灵庙之碑”八字。拓片长203、阔92厘米。

此碑立石年代，诸家著录多从赵氏《金石录》目作太安二年。该著有目无跋，不知其所据。吴玉搢《金石存》、方若《校碑随笔》等均从之，然亦无确证。近人陈叔通依其旧藏之明初拓本考为太延年间刻。姑从之。

关于碑之撰书人，孙星衍作冠谦之撰，欧阳辅《集古求真》谓此碑既非冠谦之所立，亦非其所书，乃其徒所为，以表扬之矣。

是碑书法结体奇古，用笔刚柔相济，是魏碑中之上品。

现存最早拓本为陈叔通旧藏之明初拓（藏故宫博物院）。马子云先生谓，陈本系明初之浓墨精拓本，首行“太极剖判”四字不但毫无损坏，且字神特别充沛。

明末清初拓本，“太极剖判”之“剖”字未损，然较明初拓

多泐十一行“民叛是”下“年不永身”等五十余字。唯五行“即”字、十七行“焉以旧祠毁”五字稍损而未泐。

乾、嘉拓本“剖”字左上角损。道光拓本“剖”字全泐，“判”字损上半。最晚拓本则“判”字已全泐矣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裱本，系“剖”字未损之明末拓。有武福肅题签与其题跋，以及慕姚等人题记。此本为武福肅等旧藏。钤“武福肅印”“商斋金石”“武福肅”“商斋”“福肅永宝”等印章。惜此本于装裱时经横剪，碑文较紊乱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整幅拓本系“剖”字稍损之乾隆拓。丁福保题签。此本曾为顾广圻、瞿镛、丁福保旧藏。钤“顾氏所收石墨”“瞿氏鉴藏金石记”等印章。

执笔人：冀亚平 王巽文

（上接238页）

根据以上的文献记载及现存实物，可以证明石印在鸦片战争前夕即已传入，比现在流行的光绪二年说要早四十多年。也就是说，在石印发明人奥国人^⑤施内费尔特（Alois Senefeldey 1771-1834）生前即已传入中国了。

注：

①《东方杂志》二十五卷。

②卫氏编英文《中国文库报》卷一 1833年。

③麦沾恩《梁发》 胡簪云译，此书蒙已故张静庐同志借阅。

④戈公振《英京读书记》见《报学讨论集》。又潘贤模鸦片战争前夕广州澳门的报刊。笔者又蒙潘先生自美国寄来道光时广州蜡板辕门钞照片。